

# 《尚書》中「王若曰」一詞之探討 ——兼論古代歷史教育的作用

雷家聖\*

- 一、《尚書》的體裁與形式
- 二、「王若曰」的解釋(一)：偽孔安國傳的解釋
- 三、「王若曰」的解釋(二)：蔡沈集傳的解釋
- 四、《尚書》的功用
- 五、結 論

## 一、《尚書》的體裁與形式

《尚書》是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，而其體裁，則是以記言為主。劉知幾《史通·六家篇》謂：「古往今來，質文遞變。諸史之作，不恆厥體。而為論其流有六：一曰尚書家，二曰春秋家，三曰左傳家，四曰國語家，五曰史記家，六曰漢書家。」<sup>1</sup>可見劉知幾認為，《尚書》的體裁獨樹一格，與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體裁不同。而《尚書》體裁的特色，劉知幾又謂：

蓋《書》之所主，本於號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義，發語言於臣下，故其所載，皆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堯舜二典，直序人事；〈禹貢〉一篇，唯言地理；〈洪範〉總述災祥，〈顧命〉都陳喪禮，茲亦為例不純者也。<sup>2</sup>

\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
1 見劉知幾撰、蒲起龍釋，《史通通釋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69年5月3版），卷一〈內篇·六家〉，頁1。

2 同上。

意謂《尚書》的體裁應以記言為主，〈堯典〉、〈舜典〉、〈禹貢〉、〈洪範〉、〈顧命〉等篇，因為不是記言之體，故劉氏稱之為「為例不純」。

既然《尚書》的體裁是以記言為主，則其文章的內容即應為古代人物所說的話，其形式則是以「王曰」、「周公曰」為開頭，然後帶出說話者所說的言論。舉例言之，〈牧誓〉一篇，其文的形式如下：

王朝至於商郊牧野，乃誓。王左杖黃鉞，右柄白旄以麾。曰：「逖矣！西土之人。」王曰：「嗟！我友邦冢君、御事、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千夫長、百夫長，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，稱爾戈，比爾干，立爾矛，予其誓。」王曰：「古人有言曰：牝雞無晨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今商王受，惟婦言是用。…（以下為誓詞，不贅錄。）」<sup>3</sup>

以上的例子，可謂是《尚書》記言之體的代表，就是以「王曰」為始，而引出下面的本文。這種寫法，並無疑義。

不過，在《尚書》的一些篇章之中，出現了不是以「王曰」、「周公曰」之類的文字作為開頭語。而是以「王若曰」、「周公若曰」之類的文字作為開頭語。如〈微子之命〉一篇，其文為：

王若曰：「猷！殷王元子，惟稽古崇德象賢，統承先王，修其禮物，作賓於王家。…（以下為命詞，不贅錄。）」<sup>4</sup>

綜觀《尚書》之中，出現「王若曰」、「周公若曰」之類用法之處甚多，在〈盤庚上〉、〈微子〉、〈武成〉、〈大誥〉、〈微子之命〉、〈康誥〉、〈酒誥〉、〈洛誥〉、〈多士〉、〈蔡仲之命〉、〈多方〉、〈立政〉、〈君陳〉、〈康王之誥〉、〈畢命〉、〈君牙〉、〈冏命〉、〈文侯之命〉等篇皆出現這種用法。<sup>5</sup> 究竟「王曰」與「王若曰」有何不同？「若」字應該作何解釋？本文即針對此一問題，作初步之探討。

3 《尚書孔傳·牧誓》（校相臺岳氏本，台北：新興書局，民國69年10月版），頁36。

4 《尚書孔傳·微子之命》，頁45。

5 〈微子〉作「微子若曰」、「父師若曰」，〈立政〉作「周公若曰」，其餘均為「王若曰」。

## 二、「王若曰」的解釋(一)：偽孔安國傳的解釋

《尚書》孔安國傳，為東晉梅賾所獻之古文尚書本。唐代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即以此書為據。不過，據清代學者閻若璩《古文尚書疏證》的考證，此書為南北朝時人所偽造，不過其中包含了今文尚書 33 篇，而偽古文尚書部份也非完全出於虛構，故仍有其參考價值。在《尚書孔傳》之中，對於「王若曰」之類的文字有下列之解釋：

〈大誥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周公稱成王命，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。」<sup>6</sup>

〈康誥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周公稱成王命，順康叔之德，命為孟侯。」<sup>7</sup>

〈酒誥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，順其事而言之。」<sup>8</sup>

〈多士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。」<sup>9</sup>

〈立政〉篇中的「周公若曰」，注云：「順古道，盡禮致敬告成王。」<sup>10</sup>第二次出現「周公若曰」，則注云：「順其事。」<sup>11</sup>

〈康王之誥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順其戒而告之。」<sup>12</sup>

〈畢命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王順其事。」<sup>13</sup>

〈君牙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順其事而歎。」<sup>14</sup>

〈冏命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順其事以命伯冏。」<sup>15</sup>

〈文侯之命〉篇中的「王若曰」，注云：「順其功而命之。」<sup>16</sup>

6 《尚書孔傳·大誥》，頁 43。

7 《尚書孔傳·康誥》，頁 46。

8 《尚書孔傳·酒誥》，頁 48。

9 《尚書孔傳·多士》，頁 55。

10 《尚書孔傳·立政》，頁 64。

11 《尚書孔傳·立政》，頁 65。

12 《尚書孔傳·康王之誥》，頁 70。

13 《尚書孔傳·畢命》，頁 71。

14 《尚書孔傳·君牙》，頁 72。

15 《尚書孔傳·冏命》，頁 73。

16 《尚書孔傳·文侯之命》，頁 77。

根據以上的記載，我們可以知道《尚書孔傳》中對「王若曰」的「若」字是解釋為「順」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對「若」字的解釋為：「毛傳曰：若，順也。…又假借為如也，然也，乃也，汝也，又兼及之詞。」<sup>17</sup>可見「若」字是可以解釋為「順」的。

不過，將「若」字解釋為「順」，將「王若曰」解釋為「順其事而言之」，這種解釋總予人以牽強附會之感。此外，在〈大誥〉、〈康誥〉、〈酒誥〉、〈洛誥〉、〈多士〉、〈多方〉、〈畢命〉、〈文侯之命〉各篇中，除了使用「王若曰」之外，在其他段落也用「王曰」。〈立政〉篇中既出現「周公若曰」，在後面的段落也使用「周公曰」。同樣的一篇誥辭，有些段落是「順其事而言之」，有些段落則否，這種解釋似乎於理未通。

### 三、「王若曰」的解釋(二)：蔡沈集傳的解釋

南宋時，朱熹的弟子蔡沈作《尚書集傳》。在此書中，對「王若曰」又有另外不同的解釋。蔡沈對〈盤庚上〉中出現的「王若曰」作了以下的解釋：「若曰者，非盡當時之言，大意若此也。」<sup>18</sup>蔡沈認為，這些「王若曰」、「周公若曰」的部份，所記並非原文，只是記其大意而已，故與記其原文者有所區別。蔡沈的說法是否可信？茲分析於下：

第一，在前引《說文解字》段玉裁注中，「若」字除了可以解釋為「順」，也可以解釋為「如」。若依「如」字解釋，則「王若曰」即是「王如曰」，亦即「王好像這麼說」、「王大概這麼說」之意。蔡沈的說法是可以說得通的。

第二，在《尚書》之中，「若」字可以解釋為「如」、「好像」的地方亦不少。例如〈盤庚上〉：「若網在綱，有條而不紊。若農服田力穡，乃亦有秋。」「若火之燎于原，不可嚮邇。」「予告汝于難，若射之有志。」<sup>19</sup>這些「若」字都可以解釋為如也、似也、像也。可見在《尚書》的成書年代，訓「若」為「如」是可以成立的。

17 許慎撰，段玉裁注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（經韻樓藏本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，民國68年6月5版）第一篇下，頁45上。

18 蔡沈，《尚書集傳·盤庚上》（台北：新陸書局，民國58年），頁85。

19 同上，頁86-87。

第三，在〈大誥〉、〈康誥〉、〈酒誥〉等篇，偽孔安國傳的解釋中有「周公稱成王命」、「周公以成王命誥」之語，既然是周公引述成王所說的話，當然周公可能只是說其大意，而非一字不漏的轉述。故用「王好像這麼說」來解釋是可以說得通的。在〈多方〉中，其文一開始便是：「周公曰：『王若曰：…』」蔡沈集傳云：

呂氏曰：先曰「周公曰」而復曰「王若曰」，何也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。<sup>20</sup>

明顯是周公轉述成王所說的話。因此，將「王若曰」解釋為「王好像這麼說」似乎是可以成立的。

不過，第三種解釋仍有值得商榷之處。首先，像〈君陳〉、〈康王之誥〉、〈畢命〉、〈君牙〉、〈冏命〉、〈文侯之命〉各篇，時代都在周公已死之後，自然沒有周公轉述王命的事；〈立政〉篇更有「周公若曰」的記載，難道也可解釋為有人轉述周公的話嗎？此外，在〈大誥〉、〈康誥〉、〈酒誥〉、〈洛誥〉、〈多士〉、〈多方〉各篇中，除了使用「王若曰」之外，在其他段落也用「王曰」，難道在同一篇誥辭中，會有某些段落是周公轉述王命，某些段落則是成王自述的情形嗎？

筆者以為，將「王若曰」解釋為「王好像這麼說」還是可以成立的。因為這些誥命之詞在歷經平王東遷、春秋戰國的動亂，乃至秦之焚書，可能已有散佚，後世儒者只能知其大概的內容，故用自己的語言將其大意說出，並將殘缺之處加以潤飾修補，而用「王若曰」以區別之。舉例言之，伏生口授《今文尚書》於晁錯，僅憑個人記憶，而伏生年紀又已九十多歲，自然可能有忘記全文而僅記得大意的地方，可能晁錯在記錄時，就用「王若曰」加以區別。

#### 四、《尚書》的功用

前面提到，《尚書》之所以在若干篇目之中，會出現「王若曰」、「周公若曰」的文字，可能是由於這些誥命之詞因為散佚，而由後儒記其大意，故用「王若曰」加以區別。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記其大意，將斷簡殘編潤飾成篇

20 蔡沈，《尚書集傳·多方》，頁179。

的作法呢？筆者以為這與《尚書》的作用有關。《尚書》一書，列為六經之一。孔子即常言以《詩》、《書》教授弟子。而孔門弟子學習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其目的都在於施之政事。在外交的場合，可以誦《詩》以表達對他國的友好、對周王室的尊崇；當然《尚書》中的謨、誥、命、誓之文，也可以作為臣子向國君建言的參考，甚至國君發佈命令，也可以依照《尚書》中誥命之辭的形式，這是春秋戰國時代儒家教育的內容。既然要能施之政事，要能作為發佈命令時的參考範本，則斷簡殘編的《尚書》是沒有太大作用的。如果一篇誥命之辭已有殘缺，但大意仍然可知，將之重新加以潤飾成篇，使學者能夠加以誦習，這是十分必要的事。

在西方的希臘城邦時代，也有類似的例子。修昔底德 (Thucydides, 456-396B.C.) 所寫的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》(The Peloponnan Wars) 之中，記載了很多演講辭，修昔底德在書中提醒他的讀者，這些演講辭並不是完全的、準確的和演說發表時一模一樣，而只是記其大意而已。<sup>21</sup> 因為希臘城邦時代，貴族喜歡彼此辯論，而有所謂「辯士」(Sophists)，普羅塔格拉斯 (Protagoras, 481-411B.C.)、蘇格拉底 (Socrates, 467-399B.C.)、柏拉圖 (Plato, 427-347B.C.) 都是其中翹楚。為了辯論的需要，辯士們必須熟讀許多演講辭，如此才能出口成章。此外，當時平民百姓由於無法讀書，他們瞭解歷史與法規的方式，只能透過識字的人在眾人前宣讀，宣讀的文字自然要流暢清晰，易懂易誦，因此將文字殘缺的地方，文句深奧的地方，加以改寫修飾，是十分必要的事情。這種作法，到羅馬帝國時代仍然十分盛行，如羅馬帝國初期的史學家李維 (Livy, 59B.C.-17A.D.) 所撰的《建國以來羅馬史》(History of Rome from Foundation, 共 142 卷，現存 35 卷)，在現存的 35 卷中即保存了四百多篇演說辭。<sup>22</sup> 可見希臘羅馬時代的史家，雖然沒有將演說辭單獨編輯成書，如中國《尚書》的記言之體，但他們也十分重視演說辭的重要，並且強調這些演說辭的現實作用，這與中國的《尚書》，其背景是相似的。

---

21 J. W. Thompson, *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*, (New York: The MacMillan Company, 1942.) p.33.

22 Ibid. p.74-77.

## 五、結 語

《尚書》中的「王若曰」一辭，可以解釋為「王好像這麼說」。「若」者，「如」也，也就是口語中「好像」、「好似」之意。之所以要在某些篇章中加一「若」字，筆者認為，可能是這些誥命之詞因為散佚，而由後儒依其大意加以潤飾改寫，故加一「若」字以區別之。這樣做的目的，是爲了要使學習者能夠「通經致用」，施之政事，使《尚書》中的謨、誥、命、誓之文，可以作為臣子向國君建言的參考，或者國君發佈命令時，也可以用《尚書》中誥命之辭的形式做為範本，因此，後儒依其大意加以潤飾改寫的工作是有其必要的。古人對於《尚書》的看法，重視其經世的功能，與今日史學強調保存史料的「存真」作用不同，故其對《尚書》中史文有缺的部份，會依其大意加以增補改寫，這是毫不足怪的。